

往事如昨

# 下底线

孙光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从外地调到烟台工作。烟台美丽的海湾和在海边垂钓的人们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迷上了钓鱼,假日经常去海边持竿垂钓,尽管风吹日晒,也乐此不疲。

那时的秋天,我常常骑自行车去芝罘岛东口村的海边钓鱼。一天下来,至少能钓到一二公斤的鱼。但一去一整天,不仅把家里的活儿撂下了,人也被晒得黧黑,妻子颇有微词。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不再满足这种竿钓。我发现,当地人钓鱼,喜欢用自制的“小帆船”,拖着长长的钓线,绑着密密麻麻的鱼钩,轻盈地漂进海里,收回时总能满载而归。“小帆船”是用浮力好的梧桐木制作的:把一根粗壮的梧桐树枝从中间锯开,平面朝上,用螺栓固定成一个三角形的小船,再在小船中间的横木板上插上一根桅杆,挂上用布做的帆。桅杆可转动,用尼龙线控制其转动范围,可根据风向自动调整帆的角度,使小船乘风前进。

这种帆钓有两种钓法,当地人称为“放漂线”和“下底线”。

所谓“放漂线”,即在钓线上每隔50厘米左右绑一支筷子,筷子的另一头绑着鱼钩。把钓线按顺序一圈圈摆放在一个长方形的木箱里,将鱼钩夹在木箱四周安装的开口胶皮上。在钓线上,每隔一段就绑一块塑料泡沫,使钓线和鱼钩都漂浮在海面上,每只箱子约有三四百把鱼钩。放“漂线”钓的是在海面上游弋的“马步鱼”。

所谓“下底线”,与“放漂线”的做法基本相似,不同的是,把鱼钩直接按50厘米等距离绑在钓线上即可,在两把鱼钩之间的钓线上缠一段铅丝,让钓线和鱼钩都能沉入海底。它钓的是生活在海底的偏口鱼、“逛鱼”和黄花鱼等鱼类。

二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制作了全套的“下底线”装备,开始尝试用新的方式垂钓。但看似简单的“下底线”,实则操作难度很大。放小船时,不仅要看潮水,还要辨别风向和风力,选好前进路线与角度。在放线的过程中,有时风力太小,小船拖不动沉重的钓线,会停滞不前;有时途中突遇风向改变,小船调头逆行,造成线钩缠绞,前功尽弃。屡次失败,促使我动脑筋,想办法,另辟蹊径。

我找到一只大货车轱辘的内胎,充满气后在中间绑上一块窄木板,人能伸进腿坐在轮胎里。我又买了一套橡胶皮衣和一副脚蹼,做了两只比乒乓球拍大一些的划板。这样,我可以划着轮胎把钓线带到离岸百米外的海里,再把铁坠沉入海底。只要没有大的风浪都能下海,又快又省事。这种垂钓方式需要两个人配合。正好,我岳父刚从单位退休,赋闲在家,就经常和我一起下线。

过去,烟台人一般称芝罘湾以东的海岸

线为东海,称西口村、幸福及夹河一带的海岸线为西海。周六下班后,我骑自行车来到夹河岸边,在泥沙中用锹一挖,可见许多蚯蚓般的虫子在蠕动,这是“沙蛆”,一种鱼饵。半小时我就能挖满一小木盒,再把它们在干沙中滚一遍,减轻其身上的粘滑。晚饭后,我连夜把箱子里的鱼钩都挂上了鱼饵。

第二天早晨,我和岳父骑着自行车,沿着去芝罘岛的路到了西口村东的海边。过去,这里有一片养虾池,我们就在虾池外堤坝上放线。这一带的海滩以泥沙为主,很少有礁石等障碍物,非常适合“下底线”。我将脚蹼轻轻摆动,使轮胎缓缓前行。岳父在堤坝上迅速摘钩放线。鱼钩全部放完后,再放一段空线,离岸边已很远。他那边一挥手,我这边就把绑在钓线前端的铁坠沉入海底。然后,我划着轮胎很快靠岸。

三

在岸边休息一阵子就可以收线了。岳父喜欢在前面拽线,一边感受鱼儿在指间阵阵抖动所传递的快感,一边把鱼摘下放进网兜内。我在旁边把鱼钩按顺序挂在箱边的胶皮上,并把钓线收入箱内。

这时,秋天的太阳和煦而温暖,阳光洒向海面,钓线上那一条条小偏口鱼仿佛是片片枫叶,而“逛鱼”则像一把把金梭,在水面上翻腾,构成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妙画卷。天快晌午时,线收完了,大网兜已装满了鱼。岳父乐呵呵地说:“走,回家吃鱼去!”

我们回到西山路岳家,岳母赶快把鱼接过去。我和岳父沏上一壶茶品着。一会儿工夫,岳母端上来一大盘香气四溢的炸鱼,再配上一盘清拌黄瓜。岳父找出一瓶好酒,倒满一小盅,美美地抿一口,然后直接用手拿起一条炸偏口鱼吃起来,连夸炸鱼又鲜又香。

最难忘的一次下线,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次,是在夹河口。我听人说,水流湍急的地方有大鱼,就想起挖鱼饵的夹河入海口,那里涨退潮时水流很急。那天,我们来到夹河口,大海刚开始退潮,夹河水面比较平稳。我顺利地把轮胎划进河心,沉下了铁坠。没想到,回来时任凭我手脚并用地划水,仍无法靠岸,轮胎被越来越湍急的水流逐渐冲向大海。在我筋疲力尽、随波逐流时,恰好被冲到一条停泊在河中的工程船边,我急中生智,一把抱住船边探出的铁臂。就这样,等水流平缓些,我才奋力划上岸。那天收线时,钓到的鱼虽寥寥无几,但还真钓上来两条大偏口鱼,这也是我垂钓生涯中钓到的最大的鱼了。回家一过秤,有一公斤重,另一条重量也近一公斤。

时光像夹河的水,飞快地流逝着。如今去海边,已看不到海面上“帆船”点点的景象了。有一天,我在海边散步,看到一名年轻人正操控着一艘遥控船,牵引着长长的钓线驶向海里。我心中不由感慨,时代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于是就想,如果用一架无人机把钓线送进海里,会不会更快呢?

## 到莱山去领奖

姜德照 撰文/供图



上面这张拍摄于1996年10月的老照片,是当年我到莱山区参加一个有奖征文大赛颁奖典礼时留下的珍贵影像。当时,莱山区刚从牟平县划分出来,偶然机会去到这个新区,印象特别深。没想到,一晃二十八个春秋了。

那个时候我年轻,在学校任办公室副主任,业余时间大多用在文学创作上。当时每创作出一篇习作,基本不过夜就会投出去,用信封一装,贴上邮票,按照报纸上刊登的地址寄出去。我经常在公开发行的报纸,如《山东交通报》(现在的《现代交通报》)、《烟台日报》、《烟台晚报》、《烟台广播电视报》等发表作品;也偶然投稿给《中国交通报》、《大众日报》、《山东经济报》等;还经常投递作品到准印号报纸《烟台二运报》、《烟台公安报》、《烟台通讯报》等,甚至还会给烟台人民广播电台的“烟台山下”栏目投稿。

那些公开发行的报纸,学校图书馆或办公室都有订阅;准引号报纸属于内部资料,哪期报纸发表了自己的作品,编辑部都会把报纸寄过来。所有报纸发表稿件都会从邮局寄来稿费,这几家准印号的报纸的稿费一般不高,大多为十元钱左右;烟台人民广播电台发表的作品,每期寄来的稿费都在五元左右。钱不在多少,会给我一种莫名的成就感。我经常去大门口的传达室查看当天的报纸、邮件,看看有没有给我寄来的邮件或稿费汇款单,感觉这种日子过得很有成就感。

记得有一次在烟台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品,作品当天晚上要刊播,电台的编辑部给我打来电话,很温馨地通知我,在当天晚上几点准时收听烟台人民广播电台的“烟台山下”节目。

参加报纸组织的文学作品评奖,也是我当时很有兴趣的一件事情。我当时参加的有奖征文的报纸,既有《烟台晚报》组织的征文,也有《烟台广播电视报》组织的征文,甚至还有《烟台通讯报》组织的征文。《烟台晚报》组织的那些征文评奖活动,基本

都有商家赞助,征集店名、广告语之类,奖品五花八门。有一次,我找到市里办事的同事代领过一套不锈钢晾衣架和窗帘拉杆。还有一次,商家提供的奖品,竟然是到指定地点去领取的速冻饺子。那饺子领回家后,我们一家三口吃了好几顿。我还在《烟台广播电视报》的征文中获得过两三次奖。当时,报纸把获奖名单刊登出来后,奖金就加在下次汇来的稿费中。

在这些征文中,我记忆最深刻的是《烟台通讯报》举办的一次,我获得了二等奖。这份报纸由烟台邮电局主办,报纸副刊的栏目叫“芝罘湾”,栏目编辑好像叫徐丽。获奖后,编辑部通知我要亲自去参加颁奖大会领取奖品,颁奖地址在当时的莱山邮局附近。

那时候,我虽然在烟台生活了好多年,但久居芝罘区,对其他区都不熟悉,只知道莱山区是从牟平县划分出来了。当时,市政府驻地在芝罘区,区与区之间的交通并不方便。领奖那天上午,我早早出发,坐上公交车,换乘了一趟车,一路打听着往那里赶。当时,初建的莱山区满目荒凉,我坐在公交车上,看着窗外,大多是渔村、山村等村落,只有胜利油田疗养院和烟台公路局培训中心等几处楼房比较显眼,与现在到处是高楼大厦、现代化小区的莱山区,完全是两个模样。

由于不熟悉路径,赶到颁奖地时,错过了颁奖仪式。匆匆忙忙赶到,我与编辑徐丽老师握了个手,她立即带我去领奖处领奖。那是我第一次领取那么丰厚的奖品:一件精装的毛巾被和包在红包里的二百元奖金。当时的“二百元”,对我来说算是一笔“巨款”,一种创作被认可的成就感油然而生。说实话,当时在会场见到的人,基本都是陌生人,一个也不认识。在懵懂中,我被徐丽老师引导着到宾馆外面与参会代表们一起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这张照片是我在莱山区建区后留下的最早的影像,看照片里人们的穿戴,充满年代感。